



05934

與胡廬山二首

往歲聞公廡訪粵中私竊自喜以為僕雖隱矣而禮樂在東吾其將往遊乎乃久之忽辱惠書果同此懷方作荅匆匆未發而客自省來者輒云旌節業有北行尋得之道路又謂頃已疏歸不待報還矣乃知賢者固不可測而鴻冥鳳舉自是邈爾難攀即野雀孤栖猶跋望之况鷄鶩耶乃今思之而不可得欲往而不可至此蕪葭詩人之所為興歎者也晚晤見羅瞿然任道之器弘毅之才也乃不久別去不審曾過廬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三十七

山與公把袂而談連床而夢否耶又近溪居士是否尚住麻姑或者湯傳久已西去果爾恐不免為北山猿雀所笑矣何如何如遠地杳不聞起居不知邇來山中景象何似離羣索居恨不一詳示之若區區故人動履祇有狂態如故而已聞見臺出撫西鎮將過家省封樹緣此兄前後三書責僕不報狀因遣一介往而特先之兄所者明不敢以隱顯二心也惟幸察而終教之

其二

久不奉訊去歲楚侗自閩中寄到名山藏稿披玩如
聆緒語於促膝間不覺憬然解寤也比後有江鄉人
至云吾丈近日已入禪關遺棄世事竊念吾人學問
至此却是自得處乃世人不識儒家正當道理而誤
以禪學相稱詎足以窺大賢之堂奧耶近溪自梧鎮
遠來相訪一宿而去叩其中則近於禪矣憶昔嘗承
手諭謂此兄之學與聖門稍異即吾丈宗指可知矣
念丈老當益壯縱未能效近溪見訪海上猶幸僕未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三十八

甚憊可以策杖而西碩此心於萬事業已付之禪寂
更不起妄想即跬步城府亦不能一過唐君也徒悵
望耳唐君之賢得丈而名益彰亦交游光寵也所惠
家刻具悉世德碩彥繡非野人服也但當受而藏之
以不泯仁人之賜

報金松澗

向承教命謬以蕪辭而弁羣玉復荷寵褒已覺一顧而重千金矣詎謂再動翰幣之辱走使百里之外展誦愧惶豈非劣之所敢望啓函璀璨非野人之所宜承但長者之賜禮當受言蔽之而仁人之言則竊銘諸心焉且聞道體偶爾失調深以斃繫缺候為歎及讀二刻尤令人烝烝然向往恨不一面談之耳頃見諸生自長樂歸者常言不行是路罔以知明公經略之槩又云綜理詳悉如市禁江防等事豈所謂生平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三十九

作用不出大學誠意一章耶乃今徵之益信矣其撫綏之紀李成之誅中間玄機妙用誰則知之此惟在公可以自信而已但以愚見尊序叔孫毀於朝之語似宜略之又海寇道乾非潮人也父老相傳皆謂此賊原居海澄之間初為揭陽縣吏坐事被令責問不服令知有反狀俄而果反由此觀之非潮人明矣伏冀再訪改正并恕狂臆臨楮不任惶恐之至

報劉仁山二首

往自梧鎮重逢衡嶽高舉緬懷逸駕邈矣難攀其後
某亦求歸不得強役吳會畢竟才非其任遂爾淪廢
此殆鴻冥鳳覽者之所遐咲若云自蹈改玉則不敢
然矣東歸甫踰歲不幸先考見捐徒忍死以奉几筵
蓋不獨於世事絕念即故人出處大致亦忽復忘之
豈期公乃記憶于舊遊之侶及託雙鯉以相遺耶啓
緘如面知經畧邊海之心獨苦及會敝邑大夫又聞
西省處置府江事甚壯然後知吾儒抱義而蔽待徵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四十

而起其作用自別非深源虛負蒼生者比第念區區
邊事諒未罄所懷負會須大用大鳴始足為世道增
重耳觀止何期寤言興慕聊此嗣音以達遠意其山
中所存筆之於書者尚異風便時終教之尤岑寂之
感也伏苦草草并祈亮察不盡

自秋間再接翰諭以乏便久缺嗣音乃茲海寇復至
四鄉為墟城中方危若遊釜不意忽辱手教并得汝
泉中丞楚中之信開緘展讀真令人忘其身危城
也道體達和想勞心職業所致所幸有勿藥之喜為
慰第思相望千里佞膝無由兼之煙塵滿目世事可
悲不知何日始得從公於祝融天柱之上以畢餘生
也弟自廢斥以來又遭先君大故萬念已灰一息尚
存所期稍自檢束以不辱知己乃其本分而吾丈乃

惓惓以薦達為言汝泉壘壘為過情之譽至勤書疏
之間過矣過矣夫古人薄萬戶之封懷識荆之願者
以所重固有在也今海內知我既有二公則雖千金
之賜九遷之榮宜無以踰豈必結綬彈冠然後為適
耶其所諭別劄欲留備兩臺之問者鄙意竊以為不
可何也蓋知者謂公為不遺葑菲不知者謂吾輩只
是互相標榜不免有累高明其不可一也兩院雅不
相聞而督撫故嘗同僚兩浙至此未嘗敢有一字相
通其不可二也不肖平生奔走既無尺寸之長數載

家食文鮮鄉曲之譽其不可三也此皆肝膈之要在
知已者之所深亮宜無俟囑納回原劄第願深祕之
勿令重弟之過尤幸耳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四十二

寄顏冲宇

往者憲節西臨河洛某幸得以職事辱在下風竊見閣下正氣動于崧嶽精誠貫乎日星嘗過不自量謂奉令承教可幸無罪以自附於大雅之後乃事有大謬不然者業已自分淺薄當無復私於左右豈意反辱獎借力排時議而特薦諸朝盖自大䟽一出而天下咸謂某有鮑子矣顧某何人也敢當夷吾之舉靜言思之徒有悚然愧汗懷耿耿於夙夜而已廣右之行今日之役徒以閣下一言之故而強委重焉某所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四十三

為奔馳兩地未即甘於自棄者以平生知己之德未報又恐公言不信於天下是以輒拜命而不辭今至此數月矣既未及遠通一介之使奉起居於門下又弗能效世俗為款款之敬時致問於里第縱閣下憐而亮我如此心何乃知離索已久而迂踈猶故非敢有慕於叔向祁奚之義而為之者且古稱楚材公今為盟主其所涵育於門墻者當不獨有原玉穀菟諸人者出焉由是而衍江漢之餘波培豐芑之休澤此正不肖所欲竊以自效而因以推之仁人君子之鄉

者也不知其指亦可得聞否倘因風便一惠德音以
開固陋尤不勝惓惓大願臨楮瞻邈敢布腹心伏冀
留神鑒念幸甚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四十四

報周耿西二首

憶自往歲一得甬東報書久矣曠絕世務即宇內交
游尋常出處亦鮮克聞之比後偶會令姪詢及起居
始知除目已至謂已之官白下矣夫以公之駿才昂
然八荒瞬息而千里也列之青瑣乃其所宜胡為暫
借度支哉但錢穀之司縣官所重公其毋小視之而
興搖落之悲也華翰遠將兼惠三物三物者皆奇珍
也若施之於僕則過也僕少嗜古書長遊上國雖恨
弗與中祕之觀然或訪之左史求之名山亦覺寢以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四十五

充棟碩今業已盡置久矣因寄至又不覺暢然欲一
觀之也少事筆硯雅好端溪謂其質任自然不假椎
鑿而曹氏孟德乃以銅雀為臺丸泥為瓦以欺後世
後人不知因而寶之僕曩嘗過漳河入大梁徃徃見
焉政懼其亂真也故未嘗一持以去乃今得之行將
試之矣至如山中野服冬一裘夏一葛足矣豸繡之
章豈以僕未忘夙昔之念耶而今則匪我所思矣然
安可不受而藏之以俟異時憲節展省為公賀乎

其二

頃者仲弟拜官過家言歲裏北上會前驅始至都門
相見甚歡乃不佞一別三秋曾未有隻辭奉寄迹至
踈矣老復冉冉至自分於時靡所記稱詎期萬里芳
訊輒首稽乎當世者之指是欲令尺蠖復信枯楊再
蘖也母亦有感於故里之寥落而云爾耶嗟乎九齡
已遠菊坡死流風瑟瑟莫可振起如不佞者其亦已
矣必欲聳翠嶺之孤高揚滄海之芳潤非雅抱曾中
之竒壯遊劔外之友莫之與矣因憶曩辱手示若有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四十六

慨乎江河之趨也而思得同志以挽之乃今同志漸
稀不佞又無能為役徒慕莊生汗漫之遊欲為向子
上方之舉如前年嘗歷陰那矣去年又陟朱明上飛
雲矣茲者又且作西樵浮丘之客矣安得遂駕黃牛
凌青城因見文翁化蜀之政於峨眉玉壘間耶雖然
五馬甫西而薦剡交馳即蜀中詎得久留車騎尚計
旦夕 召對幸及鄙人未耄俾獲重望見入洛旌旗
為交游光寵尤親知之慰耳

報郭青螺

曩自旌節未離嶺左也全粵人士固已顛顛然望得師矣乃久之不果竟待今日始有西川之命豈錦江玉壘竒出滄海羅浮之右而馬卿揚雲其文遠踰張崔非公不足以當其盛耶要之西有聞人東有同心宇內一家即在彼猶在此也碩生之所為私恨於門下者則以方輿之廣知已漸稀蜀道之難老者不入歎流光之易邁悵晤語之無期望美一方輒為有力者所據是以不能不為之興悲耳得報之日計文駕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四十七

且西宜有問訊須求順慶使鴻致之詎期翰使忽臨不遠千里讀之恍若面對對之不覺神馳悠悠我思曷惟其已憶在往歲雅誅留別山中至今在筆時發而颺之清風盈把乃今惠扇良佳可無一辭其綠石文綺之賜用情尤至第愧無可為報者舊服金絲竒南金帶一束輒附使往倘可比於古人解佩之義至或所不棄也餘情未罄統希鑒存不備

報陳閣山

自兄荐歷臺省聲實懋著於白下而僕適始以內艱
伏敝廬既起為吏走河洛尋幸得報東歸而廣右之
命復下矣蓋十年之內家居者半奔走於道路者半
在官纒十餘月耳其於門下絕未有一言相通者非
忘之也念值吾潮衰厄之會人心可畏之日誠不敢
以區區負謗之軀累高明也乃不意近於蕭麟兄所
獲承手教披誦再四始識有人我疑夫十年無一字
猶疑之矧其通問不絕者乎亦可慨矣獨念吾人所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四十八

當自信者此心至於外面是非似不可深辯要亦無
待於辯者且孟門之訓行止有天而橫逆之來又莫
非吾人得力處誠竊願與吾兄共勉之而已大抵天
下事只是求个真正吾如正人人安枉諸夫苟非類
雖欲借譽於有力者以文之恐終難以欺乎有識之
士僕固知閣下必爾不取明矣倘遇海內同志有欲
相聞者幸出此訊之何如何如

與黃督學

僕之此行也實自安慶渡江過饒州也聞公始發二三日耳何天意不假人良晤如此月初入撫州路抵建昌南邑邑為廣昌會諸路警急城中戒嚴僕至守者距不得入道路訛言人心洶洶因退保于郊寺以徐俟其定乃人疑益甚報踵至城外已無一人當是時不惟人之疑我乃我亦轉自疑第徒付之一笑耳俄而有二生者從城中來謁言城中見疑狀察其色若有意於不肖者僕因進而問之乃知其為羅生良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四十九

臣黃生河清皆庠士也聞不肖有急故來於是羅生計曰事急矣衆方疑公公必以冠冕入不可請以微服縋城下便黃生曰公第入矣此外可勿計也萬一有變當以身負從者以行耳僕因如其策果入城中中久之始覺因得見其鄉士大夫與師生吏民咸相與驚嘆乃始信而弗疑也其日師生吏民及鄉士大夫皆願留僕行僕亦有感而為之留焉主於羅生之家不以煩有司也是時邑無符篆之令鄉乏素練之兵所幸士夫竭力諸生獻技僕因力倡勇敢為士卒

先孤城為之增氣於是賊聞之為却五十里云其後
鄉械被鹵稚子至僕審而釋之乃城中輒有細人潛
謀為亂者謂我為嶺粵人疑與賊通而羅黃引我入
城將不利必手刃之會月明僕與師儒坐城樓上方
臨風長嘯誦詩不知伏甲已在寢門之外矣時有解
元何子濤鄉貢士沆昆弟國子生曾佐庠生曾任者
覺而狂奔往諭之賊乃散去當是時微數子者不肖
與二生幾危乃今城幸不失守僕亦賴無恙即日當
戒行矣遠惟明公風教之及士習之厚令人忽然忘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十

去義思一報此鄉而其道無由且力不足為斯人重
伏念公為一方斯文盟主意他日得諸所聞其所以
激厲而表章之者當自有不容已夫二生者非有久
要之素平生之好也一旦奮不顧身以拯我於厄至
身當賊鋒幾陷不測此其義有足高矣矧當人心危
疑之秋而彼獨毅然自任不為少阻非見義必為之
勇者能之乎至如周何數子以片言而寢已形之謀
抑又其難者臨發留書不覺覩縷伏惟慨然存念幸
甚幸甚

與張北岡

公豪傑之士用世之才也乃竟老易水何也涑水一
別今十有五年矣公既頽然高卧僕亦永矢澗谷旁
觀斯世果誰可與論心如足下者丙子年仲弟赴京
會試時適冗甚不能作一字徒爾寄聲及仲下第南
歸詢之曾否相聞則云客有郭姓者每道公惓惓念
渠意乃京塵擾擾言歸甚亟竟弗獲一致區區良所
歎耳憶僕官廣右時會譚司馬入京將有事於西北
問誰可任此者僕以公對因退為作曩歲陣龍門大

略一篇上之惜久之弗能用也其文邇來稍傳於世
獨意吾兄未知故因此日鴻便俾携一通奉覽蓋不
欲令同心之言竟不聞於左右也何如何如

復楊次泉

往自奉別中州至今三年餘矣間屢承示一言一字
休戚同之雖相着兩地無由嗣音而寤寐夙夕真若
追隨飛蓋於夷門兔苑之間而未嘗忘也後在梧中
偶閱邸報始知台駕業已離大梁令人不覺驚歎尋
復竊咲言者之陋而深悲直道之不容於時也因謂
世有魚目則明珠見疑武夫在途則美玉莫辯蓋體
質本殊誠無足怪者比聞憲節借重左江旋即幸臨
敝省乃又信世之不皆魚目武夫也而明月夜光從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十二

此輝煌炳耀於清廟明堂之上矣第念僕先出境弗
獲一奉顏色叙契濶之懷方圖修訊而手教忽臨真
所謂平生飛動意千里自相關者也起居常談姑不
敢贅惟是海邦運際九窮搶攘十載即今所以幹旋
而廓清之者固不能無屬望於公之此行耳不肖謬
承茲役自知謏劣不足以挽回士類徒有焦勞此心
以增老耄恨不即乞身海上奉老親於亂離之際之
為得也恃公夙愛知我獨深故輒布其愚以請裁於
下執事者惟門下幸因風便而終惠之

荅成井居

前此有從山東來者聞車騎近始入境度昨所寄張
公子書當已遞去心竊念之謂湏求便再訊會河凍
不果乃茲遠承惠諭兼問來使始知前書已幸達且
悉道履為慰碩惟八載之別僅通一字既率率未能
盡其意於左右而高情雅貺復後先稠至徒令人益
增感歎耳憶昔辱事京師竊嘗奉教君子以為丈夫
幸而策名於朝義當奮不顧身以報主上不然亦且
宣力四方用急生民之困而使人歆詠之不忘乃今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十三

奔走且十年矣悲日月其不居覺壯懷之已暮向之
所思者今自顧不知何如而拘拘株守文墨從事於
簿書期會之間恐終無所表見於時負宿昔親知之
望豈意門下不辱迺幸進之重以桑梓之責而訂諸
朋論是左右之聽過而鄙人之愧積也吾丈雄渾宏
博有橫飛千里之勢而貴治尤諸路要衝正此日建
明之地又况吳楚頌聲已膾炙人口其在於今譬順
風振鐸耳夫使南瞻梁楚北固畿輔隱然為山東保
障即四方有事而中原賴以不搖誠非得大賢而居

之不可且如前年倭夷為寇深入淮陽間道路訛言
謂有管窺徐濟之意雖未必爾亦勢有足慮者彼蓋
窺我上游之無人也誥命榮膺喜賀同之念公初為
郎輒補外俗嘗歎其難封豈知有今日大夫貴於家
鄉近事此中亦久不聞雖聞之蓋難言也聞腹中間
作痛惟時節勞多愛尤慰

報韓府江

歲裏幸遇旌節按部因得以遂既觀之私聆兼日之
誨殊覺大慰平生又其諸所舉措真足為一方儀刑
善類瞻依至今稱頌德政者遠近如出一口始信大
君子作為自與尋常迥別非偶爾也別後方切翹仰
詎期翰教遠臨兼示近報知僕課叨薦剡而門下屈
重府江夫不佞藉公過譽得薦本為故事即林麓安
之乃若廣右瘴鄉豈所以處大賢哉弟思在昔達人
間有宦遊於彼者往往垂勲百粵顯陟要津卓為當
一

代名臣嘗得之睹記可考也茲讀所諭若有鄙夷其
地而不屑就之意此則在高明裁酌之而已特在教
愛敢附以請倘台駕未發尚當敬圖面別也餘不一

報夏見吾三首

日昨方有啓候計行者可數十里所而尊翰忽至何
同懷乃爾感念深矣及讀所引確菴司馬北來之訊
不知何為及此又殊令人媿之蓋僕少耽甕牖偶與
科名長仕京師僅存掌故而見同窺豹技謝雕龍言
之無文行之弗遠明矣何可輒貽災木之誚矧自屏
居以來頗遂閒逸新得既寡舊聞放失一切應酬文
字業已盡却四方往來翰墨亦多散落縱欲冒昧應
承其何以副此真肝膈之要非敢致飾于辭自取沽

矯之罪惟公幸鑒其誠懇成其踈放庶可從容趨侍
少逭譔妄之誅如必爾云云即當愧死無地矣何者
人苦不自知即區區雖愚無似其自顧亦良獨審恃
公知己仍乞於督府處力為致辭尤莫大之幸也

其二

自公之行也嶺左士民日夕洵洵宣言道路無不願
車從復臨者蓋鎮巡兩公云有奪情懇留之舉此固
一念惓惓為地方至意然豈仁人孝子所忍聞今僕
竊不自外猶以為言者見盛德在人不忘去後之思
耳邇來妣祖想已棄事特恨艷繫之夫莫從執紼之
後以觀大孝用心之極方爾惕焉興慕及有頃還自
山中而海外之逋寇突至乃竟揚帆而逝尤令人悵
望益增嗟乎使此日我公而在彼賊詎能飛渡大江
耶可歎可歎今城守解嚴僕且復入山矣不然又將
凌清秋為武夷九鯉之遊計公出已伊邇有如不佞
入山愈深或滂遊未返抑不知追陪咲語之為何時
何地耳人貴相知交存久敬因風問訊敢布腹心惟
高明察之幸甚

叛賊逋誅去之島夷此天討所必加者一旦奔亡入境殘黨已稀寔授首於我不待智者策其成擒必矣乃聽其揚帆而去滿載而歸海濱遺患將何紀極此區區前啓所為悵望於足下者也明經開館聞士已稍稍引去緣光儀漸遠主盟無人恐久之將成故事虛負盛心矧士習日卑有志者少其何以副此惓惓也以二事皆公所欲聞故不避覩縷如此又聞公家居絕清苦環堵蕭然晏如也吾曹事固不止此即此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十八

却是最高處雖末俗競趨疇能心許要在達者靜觀而自得之彼世之紛華薰灼果何物足入吾之靈臺丹府也鄙見如斯不知何如又僕昔在貴郡時試諸生一二文字岑小谷太守嘗以區所湯評者列置郡齋以廣多士至今善本具在正不佞生平獲罪的本子也意欲得一部藏之家塾以志我過幸我公一留意焉亦弦韋之感也

與蘇粵峰

舍弟歸自大埔嘗有小啓奉候想徹覽矣十月二十日過虔中逢令叔老人者與之語甚壯渠且老方有汗漫四方之意臨岐遺丸物數顆因示我以棲神道氣之術竒哉壯也兄送我時曾不我告何也適見邸報知兄已執憲江省李淳野者亦已憲吾嶺南矣不為二公喜獨為江嶺賀耳惆悵者羽翰各方世路空茫重晤之期未知何處安得起二公於東都俾之振武月卿吾將圖南徃從之將出其平生之所懷抱者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十九

與公等馳驟於龍虎鳳凰之區遍訪王謝諸人坐談千古指點萬里外酌言當歌扣舷擊節因為明天子經營四方矢心八極所至不欺度外欣戚他日請身海上雙壽垂白祿薄鍾鼎情甘水菽窮天之涯竒詭所鍾波濤萬頃變幻四時中有漁儔樵侶駕言飡食行與此輩相從浩渺始終無極騷墨文史將盡棄之用同遊乎得意忘言之域當此時也坐君天上屹為禹石野人時靜而興思入而游息但見向之儔侶者擊壤謳歌以優游乎堯天相忘乎帝力野人時和而

樂之不亦可乎江行想在殘臘寒煖之間更祈若時
珍玉不盡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六十

與李定齋

側聞外論紛紛大意謂兄之欲去也與他人不同兄去猶不去也其意出於為名高者也而實坐媒厚利也兄見時事如此慮遷某官也事某相也而其志不可行矯曲也兄在署深居寡言咲獨立無助孤也故去也兄與不肖皆嶺外介士也負氣陋俗而薄養交其欲去也憤也且兄初未有去意不肖激之也弟聞而竊嘆之曰嗟乎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夫歛魚自獻迎羊望幸者溜溜皆是也然世無有非之者至於貞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六十一

士處女之節則相聚而竊咲之何者彼蓋其所志殊也是故翠袖下車浣紗動色珠履閉閣瑁簪見嘲其勢固然無足論者但念吾人處世要自有說或去或不去其歸在潔其身使天下莫不心知而目見之譬諸野鶴雲棲其飛鳴飲啄洞徹洒落自無纖芥可疑非若鳧鴈依然相呼江渚間各有增繳稻梁之念卒被網罟所得為燕雀咲然則今之欲去者亦何怪乎人之疑而談之也且以僕之愚無他豈有如若人言所云碩惟兄教既切而談道者衆則竊以為幸聞

而改之將有為也其所以為者將以勸兄之出而不
果於行也將以息乎論說者之紛紛也非為兄也為
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何也天下方多事也人心洶
洶也而去者肩摩踵接於道今使天下聞之又謂嶺
外二子一時去也則四方之去者不知其幾矣其於
大勢可乎不可乎此北風十畝之詩識世道者之所
痛也夫吾二人者固未有益於時也然其去住亦不
可謂漠然無所關繫也昔者逢萌之入海也梅福之
適吳也兆漢之衰也夫逢萌梅福非有甚重於漢也

天下以此而知漢也蓋大勢之所在不可不察也非
貪位也所惡有甚於此者故不為苟去也今使我出
而能與兄俱出使天下聞之又知嶺外之士未有去
者則吾亦何樂于不出而求去也此區區欲出之本
心也惟吾兄圖之

與何少南

始別得河西所寄書謂足下有小恙不接賓客常以
為念其後客有自東來者聞足下道逢故人於河濟
之間相與維舟竟夕狂歌而去竊甚慰焉且足下不
之粵而逕入楚江右之民固宜先受其賜矣蚤晚思
欲移歸將為江上之逢且觀其所謂新政者碩斯懷
恐未遂迺因見湖茅君之便而附此為候茅君者蓋
今少宗伯見滄先生之弟以禮官薦有事于江藩為
王客意足下聞之將幸過之間從賓寮之盛為之登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六十三

高而賦未必不自足下倡之矣昔唐王生以省覲過
洪都適逢滕王閣之會卒垂文至今為一方勝事今
以茅君之賢羣公雅望其於茲會當復再見故敢因
書及焉惟足下留神幸察

報趙都諫

昨臨發時再拜手教會冗未能詳報茲行至百里所
迺得以書敬謁于下執事者蓋聞之夫子存魯古人
悲宗國之義區區之心竊慕此耳非敢為一身謀也
方僕所見彼人者當時醜烈之狀若餓豺焉雖甚懦
弱猶恨不得與之相隨枕藉而蹈東海某之願也乃
今遭逢明盛幸辱交于忠賢之門下則亦何敢愛一
身而不以抒神人之憤哉獨念此邦之人極矣視棄
丘墓若弁髦然聞且移去間稍稍復還今若使之得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六十四

汚彈章以此邦故將後之藉口者愈益鞏不幸有逐
臭之夫至即此邦之喪無日矣詩曰如彼流泉無淪
胥以亡某誠懼乎此邦之淪亡也故竊願為地方重
之某又聞之忠臣重棄其土以報君仁人必世其家
以成親是以季子還吳世號延陵包胥復楚名垂鄢
郢今使此邦亡猶將續之矧其不絕如縷胡可盛也
且夫快一時之憤而忘遠慮者國風致刺復九世之
仇而樹大節者春秋褒之是二者又此邦人士之所
為日夜腐心而不知所以為計者故又竊願門下熟

計之也嗟乎士為知己既荷過知敢不盡愚倘幸終
仁寧復愛死伏冀留神財擇幸甚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六十五

與任駕部

敝鄉薛生觀政貴部獲藉年兄之重當以次奉部委甚幸第聞新郎君多欲去者疑兄或有所難而未之及因過某曰守經與足下並家海上去茲萬里明發有懷足下所知也今既幸成進士從事大曹以幸有茲役雖嘗白于尚書公見許而駕部先生或難之慮非便也聞駕部先生於足下為同年願得足下一言又曰守經進士甲次稍前補期視諸君為近海上往還當以歲計使得及此時而遂區區歸省之懷還且

及瓜以幸無後至皆駕部賜之矣某愧病廢久不通問因生言不覺引領應之曰駕部素長者當必有以處足下無疑為也且足下既以次當行尚書公又許諾駕部宜無難者縱諸郎君欲去奈後足下何且駕部嘗辱問某及善陳繕部故知海上遙縱不次猶當先遣足下何乃云云生謝去因為起沐作書伺左右言生來教狀

報董原漢

去歲從東來聞朝有言事者蓋西曹郎云其時相傳未定然僕已心知其為足下矣及行過江西得邸報三疏而三讀之果然張君與足下也當此之時足下負敢諫之名抱不測之罪退入三泉靡有所恨幸賴聖德優容如天之大竟從寬典謫戍蠻方蓋僕至而足下已出關矣思昔漢自陽朔王章之誅天下以言為諱梅福起一尉耳上書論之朱雲請尚方劍斬禹天子怒甚左將軍辛慶忌至以死爭今足下誠無愧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六十七

乎朱梅之節願僕徒以區區之心辱在道路有負辛慶忌之義僕竊恨焉雖然足下之心天下知之無待論說而後著者今足下廼從蒼梧遺書若有望於僕之聞之也豈亦以僕或未明足下之志歟古人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曩僕之引疾求去也足下不以我為矯間為語及時事輒太息泣下其後僕不果去而足下又不以我為貪何者誠有以相知也今足下幸已不違其志而僕猶碌碌如此足下將謂僕為何如哉夫僕與足下俱出少傅公門下十年于茲矣近之

未嘗私自請見稍通一言之交遠之又未嘗上書政
府求借譽于左右所以然者非敢自以為高有慕乎
古之人而竊其近似者以為名也徒守進止之度恐
忝少傅之教乃不意足下過言之而少傅公亦過聽
之每聞於人前有所薦引而不以為疑此僕之所大
懼也且足下尤親耳其先後相與之公彰彰明甚假
令當時混迹儔輩一旦仰首信眉言天下事人且未
信惟其如是故公得以忠貞動主危而復安而足下
之心亦昭然白于天下此又僕之所為惓惓嚮慕者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六十八

也書中又言僕文得馬遷法至欲進諸本朝李獻吉
上吁是何言也夫獻吉當孝皇時始仕亦為僕官盖
朞月云其應詔一疏幾萬言至今讀之猶有生氣且
其所論列十餘事後來罔不切中亦明之賈生也武
廟初年遂瑾用事大臣憂懼不知所出獻吉乃乘間
從容為尚書言因率九卿劾奏瑾等不道罪至死當
是時瑾懼甚會語泄不果誅瑾使當時獻吉言用可
無正德十數年之禍惜其晚節不終為世所短然猶
極盡一生精力垂空文以自見今僕守郎署有年矣

自惟固陋上之未能深慮遠稽上陳制度之宜禮樂
之數與夫政事之失得次之又未能抒憤惋指斥姦
邪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徒以此心一念未敢有回冀
或少自樹立以無負知己者之望若夫敘述之事已
非其任身居俗吏之局乃欲以區區薄技與翰史之
士爭名僕實恥之且夫古者貞臣雅士常悲其志之
不宣而脩名之不立也於是托之文以見意故屈原
逐而離騷作賈誼出而惜誓賦示不忘也是以朱雲
隱鄠諸生講授梅福入吳市卒易名其迹不同而其
有所感以不忘主之義一也願足下無忘主上生成
之恩益勵古人經術之訓倘因披摺之暇慨然有作
或可自附於離騷惜誓之意如僕者固未暇云云矣
故里人來者云足下二親無恙幸有以自寬瘴嶺煙
高惟重寒暑食飲自愛東望炎風不任悵惘

寄孫比部

暮春念七之朝揖別韓江之滸分袂而北即放舟而南悵然竟日及侵晨抵家越宿即大雨如注逸思行者之苦而居者之病亦因以益增个中情況可知已方爾盼望忽三河使至獲接手書知其日舟次客絆留連良久又向郡中易傳符取道程鄉平遠之界此路何堪鳥道之紆迴羊腸之險仄雖今業已過矣猶恐言之不無傷魂也然過此日登坦途計當瞬息入武林望稽山早遂定省之歡一何慰也寄至五墨刻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七十

刻甚工而王郡公所書甚得吳興小楷法其用心良已勤矣所命飛白之書抵家旬日始了緣值天陰故爾遲遲念仙舟日遠之鴻可致藏之中笥者累日茲聞周台州家有人行以渠曾署貴邑事宜有差遣之後故特附此并將飛白書固封馳去至時可與王書並存以資大方家一咲也頃閱邸報見尊公疏辭不允仰見天子神聖舉措公明到家再住幾時如得賜還之命即因之北上甚善若猶未也似難久戀家鄉仍當復還敝邑以待洪恩庶於事體停妥於心

亦安緣臨別時草草未及細論今再思之故輒妄進
其愚如此此在達者一裁酌之而已又拙稿私存者
即主事也下仍加一語云主事亦起家進士其世食
忠貞之報如此前後二書俱少此句如有續刻宜補
入之何如

與鄒樂壺

昨自文館分携遂以次夕登舟遲月解纜竟弗及再告以歸意厥明有使來詢寓次不能無悵望矣貴體想已清暢攻書似毋過苦澄心靜慮自能發人天趣政不在於窮搜極覽為也賢郎業舉之文自是大家法門遇識者便當易視可無贅已近日郡試新作當得拔置異等無疑尤所願聞者其所示浮溪文集歸來始獲縱觀其才滾滾不竭其制辭擅當時直節凌將相有足多者若祇以文論則宋家風度猶存如銘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七十二

辭四六姑無問東西京即齊梁間撰恐未易窺也路史一書語涉詭誕文亦萎蕪非奇玩明矣恃愛妄評不覺至此此殆以管窺豹僅見一斑祇可以資大方之一咲耳非敢自為定論也惟高明幸裁示之何如

答何解元

僕本羈旅之臣也乃者以省覲取道南來偶因近郊之警奉身嚴城之內竊不自意得辱交于大雅之門也光輝載接倚玉神清妙論時聆飲醇心醉間登王粲之樓忽效劉琨之嘯方愧無以慰羣情而銷外患徒抱區區只尺之誼馳神於郡國聲援之間而不知人之不我信也而又豈期既別之後輒拜雄文名書于百里之外而辱念之至此也昔者魯連遊趙以數言而却秦兵平原君德之乃為置酒奉千金為壽而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七十三

連則以為所貴乎天下士者以其為人排難釋爭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如有所取者是商賈之行而連不忍為也僕甚慕之夫千金猶小者也却秦其大也今無却秦之功而寵踰千金之贈不知魯連處之以為何如也此僕之所以恐懼汗息不敢顯然辭謝于足下而又不敢不的然求通于腹心為知己者告也惟高明留神亮察幸甚

谷何解元

僕本羈旅之臣也乃者以省覲取道南來偶因近郊之警奉身嚴城之內竊不自意得辱交于大雅之門也光輝載接倚玉神清妙論時聆飲醇心醉間登王粲之樓忽效劉琨之嘯方愧無以慰羣情而銷外患徒抱區區只尺之誼馳神於郡國聲援之間而不知人之不我信也而又豈期既別之後輒拜雄文名書于百里之外而辱念之至此也昔者魯連遊趙以數言而却秦兵平原君德之乃為置酒奉千金為壽而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七十三

連則以為所貴乎天下士者以其為人排難釋爭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如有所取者是商賈之行而連不忍為也僕甚慕之夫千金猶小者也却秦其大也今無却秦之功而寵踰千金之贈不知魯連處之以為何如也此僕之所以恐懼汗息不敢顯然辭謝于足下而又不敢不的然求通于腹心為知己者告也惟高明留神亮察幸甚

興蕭安所

年兄今夕楊公之會切記為言招收砂浦不可安插之意若詢其故須陳其害蓋此地為一邑藩籬切近諸洩賊常出沒又其民可練為兵亦易與為亂往歲地方警急輒從徵調多得死力自道乾一招半為賊有尋被殘破故土為墟然使及今休養猶可生聚官府以義鼓之或足以當東南一面門戶若復招安於此則生聚者無幾見存者又復淪胥於盜不惟自撤藩籬抑且引盜入室而併據之而欲求潮陽一夕之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七十四

安不可得矣此已往之覆轍近事之明鑒也又矧普寧今日求割地明日求分民既失黃戎洋烏三都沃壤而又弃此二險以業盜賊何以成百雉之封而寄萬衆之命哉此其為害不細關繫匪輕非止區區民瘼已也適會匆匆未及致詳恐後會言之無及故特具此幸吾兄一留意焉亦吾輩共憂桑梓而救同室之義非敢求知於人人也何如何如

與謝小滄

頃居別墅滿擬為足下十日之飲乃不意僕有文債
公有酒債蹉跎踰旬遂成虛度草草言別反勞携挈
至于江空夜靜踏歌相將佇立踟躕若不能去勞感
甚矣所恨者新聲盈耳未盡傾聽錦瑟在傍難留醉
心豈天假有待抑賞音有人非腐儒狂客所能倖得
耶一咲一咲茲因風便附此見戀戀故人之意如此
外有薄物附將鄙忱惟不罪褻為荷其美人之貽雖
乏瑀玖亦稱佩蘭在公咲而予之可也非野人之德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七十五

也何如何如

與伍慎齋

承示雄文讀之數過通篇以子厚立論抑揚反覆處甚高但子厚坐叔文事自員外出為刺史而葛臬君以郎中遷去似湏變用之耳又其間與友人劉夢得事似不必用蓋夢得當時有親在而播州視柳尤惡故子厚願以柳易播其言曰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窮假使子厚親而在者彼又安可以易此也此豈人情也哉今葛臬君不幸早孤與子厚適相合即使君太安人而在者又安可云云無已

井舟先生集卷之十五

七十六

則或因君之屈而以為解若曰子厚得柳猶以友人故願易播而况今柳州去子厚許多年而得子厚之教其餘風遺烈猶有存者已非昔比亦是一說然畢竟不如不用之為高耳又子厚之拜禮部員外郎也當時實為美秩非為失御史也其所以得此者皆由叔文等引用事在貞元中今曰元和非也其後叔文等敗而子厚乃坐出尋貶司馬後又召還又坐出乃得柳州則在元和間今林君既以不附起用大臣故似與渠異按以不媚權貴失御史權者其父鎮也似

非宗元病中握筆直致區區不自知其是與否聊以
請正然非兄不敢以此言進也

井舟先生集卷之十五

七十七

與李博士

辱示諸作雖不求工而意象自足蓋駸駸乎江門之遺響矣某嘗讀江門詩樂其理道自然發乎情性絕無後來詩人態蓋國風以來一人而已間手編其古選近百載之中笥未敢出以示人有時幽鬱無聊輒取而讀之恍如泛舟江門與二三子上下其議論而先生兀坐其中氣象可掬一切憤抑不平之意為之潛消蓋詩之教一至此也信乎百世之下聞風興起可以寬鄙敦薄者蓋此類也今觀諸作似誠然矣雖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七十八

然尤不可不求進於江門也舒節婦篇起甚宏大而結似着意更覺費力恐江門不如是也江門詠節婦詩曰母我即帶兮無我捫裙無我携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汙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凜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觀其叙述意象自遠及近由生至死分明畫出一箇活節婦也又其用語亦本乎風人詩曰無感我悅兮無使靡也吹者是也至落句始詠嘆而深美之何等關繫所謂詩可以興者也今足下乃求之主一之說過矣夫詩興

學原非二理而其趣正相通後人謂詩有別趣非關
理者非也但不可着色相耳且如詠節婦詩只說出
節婦好處便有許多關繫何為無關理此詩人之所
為陋也至宋人却又援詩入理至着色相不得擺脫
無復風人興致及二之矣江門先生獨起而倡之此
詩之所以復明也惜夫當時諸人知者亦少獨莊定
山先生有云非謝非陶亦浪猜蓋得之矣妄論如此
自知淺狹可嘆碩實竊有味乎其中而願學之者也
不知足下以為何如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

七十九

井丹先生集卷之十五終



